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志銘

守愚時君暨配沈孺人合塟志銘

今之人勇於稱士大夫之為德而怯於論著㕓井農賈之致乃至闤闠之崇痺所軒輊尤有甚者而余獨不然

以為士大夫之德無過忠信廉潔弟讓好施予此毋論其耳目漸摩之所便習與為力之易要之其馴此而天下之名與位逐之而廛井農賈之致以至閭閻之卑日夜所聚謀者不過什一之息以寛其卒歳而已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此其顯然甚明令欲使之舍而就所謂德者寧易易也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為有德吾讀時君夫婦狀而歎之時世為嘉定之婁塘里人其王大父道勝王父鈇並隠約匿身農賈閒然不縻為長

者至父處士本而漸有聞事詳宗伯徐公所撰志中君少以材敏見奇於父嘗從師受經術矣父奪之使從賈君故饒智畧能操時奇贏然重信誼不寢然諾以故諸小賈輻輳歸之業用是漸裕屬有倭警不能無中挫而君之弟惠父謂其壯可任也中分其貲使自賈曰吾欲各覩其能公辭弗得乃共貸富家母錢出謀息弟賈未幾則不能無耗亡君輒陰為補之不使父知也一歲中什九在外足跡徧閩越齊楚梁宋之地得土物稍瓌異

者輒市貽父母君適以歲杪歸而里中索租庸調者坌集父忽忽計亡出君發橐裝斯須而辦曰毋縈老人抱也父為之一破顔君為人仁慈然性豪爽不設城府所過邸中縱暢飲髙會鳴瑟粘屐歌呼食酒甚快也有以緩急請無弗應者甞呼鉅舟裝雜粮千石淮泗間風浪大作君從一奴策騎改陸至其地而舟子遂恣游伎家飲博且罄迫則請以其舟償君愀然曰吾猶不至罄汝盡此舟矣付之陽侯等耳遂縱使去最後賈彭城屬歲

侵君悉以其貲分丐之而慱一篋券歸明年復往大水漂廬舍人畜殆盡亡所跡券主自是困不復能出賈矣而與娟沈孺人專力誨其子偕行沈孺人者里耆碩宗和女也性端静少通曲禮及稗官家言十八歸君君以賈不獲寧其室而所奉處士及姑王孺人王孺人復有姑曰陳孺人處士少失父贅於里人王順順之婦曰蔡會處士脱身歸事陳孺人而順死蔡亦來依止然性奇嚴多所譙訶王孺人之事二母以孝聞實孺人主其詳

朝夕恭謹無害葢陳至九十餘蔡亦老壽而處士與王孺人亦皆望八以寛樂終君之不失孝子孫稱孺人力也偕行性頴敏甚其所受經術雖得之外傅及自辦解然出而聞於君入而聞於孺人者皆古格言也弱冠領鄉薦不色喜三上公車不利不色咈有司應詔以冠服進君君不時御也及其成進士歸而以輕麗衣奏孺人孺人亦却之曰非命服也遲之葢入而聞於孺人出而聞於君者又皆古循吏規也於是君漸重有氣力矣然

益務為恭謹里中無貴賤皆下之不妄蓄僮奴以俗覩刁氏之利而不顧其害小與人作過輒箠楚之而過自摧謝以不能教誨鄉人詈君猶故時君也間召微時賈杯酒讙浪與談白圭計然之筴甚晳曰我能為之而能不為耳作廉賈毋作貪賈貪賈多敗孺人生既居澹薄晚節奉佛尤謹每强之肉輒嘔以故漸消弱偕行之得確山令也戀戀不欲赴孺人正色而遣之曰若豈尚吾有耶不以時報縣官何為偕行乃獨身之令甫四月而

孺人促君急以室往毋使有内顧君至令邸可十日而孺人疾作逝矣一女之歸浦士及者治孺人含斂而偕行奔走歸悲痛幾滅性君内悔之忽忽不自得遂屬疾彌歲且不起謂偕行曰吾之死數矣少時欲雪而祖恥賡爲黠傭所中幾瘐死行賈淮卒中倭腰數百金以逃傷幾死遇大風浪幾魚腹死然卒不死而今死牖下耶復何憾然君病亦遂稍稍起矣偕行之復就選人得長興令長興去家一水耳謀奉君往君甚適乃取異道遊

虞山會若下至官邸甫三日而疾作又三日而卒遂卒偕行大悲詫謂君與孺人之為德累積纖細以有不孝其報亦無爽矣然確山之祿養君僅十日長興之祿僅三日而皆不竟至孺人遂不獲以一日染指而又奪之不獲躬含歛不肖慚負天地何以解於是前後手草事行謁唐處士時升狀之以屬余使志銘其壟余不佞何以重君夫婦而慰偕行雖然以余所好論著歷井農賈之致與闤闠之痺寧無一二為德如君夫婦者而多不

能食報令縣而有偕行取進士顯融於朝不佞又誌而銘之何論鼎釜哉君諱恩字文瑞别號守愚壽六十有一孺人壽五十有七子一即偕行娶唐繼朱女一即適浦士及者也

銘曰下士日晝中士歲晝誰能及世而君夫婦僇力為德以收燕翼厥報食亦不盡食將天子之寵靈是植石弗泐余銘無極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蓉泉史公

墓誌銘

史之先爲吾蘇之長洲人自興二公凡三傳而有榮者以俠聞嘗遊江陰之顧山而樂之徙家焉又二傳而爲祥公之父也復徙邑之長涇定爲長涇人祥操行斤斤長者娶於鄒舉伯子錙再舉乃爲公諱某某字汝器別號曰蓉泉公生而儁美父撫愛之稍長就外傅日誦數百言屬對衝口多奇語其又長則自力爲公車業念里中兒無與共學者因負笈逺外從師累年且就而父病

死矣倉皇從伯子治喪塟其於業易戚奪之乃歎曰吾且從吾好耳安能囁嚅博士家言於是好古文辭尤好為詩而會有倭亂獨身跳濯莽間猶囊詩卷自隨前是伯子擬析箸公曰它析箸者俗以富厚耳今吾家空無有僅有二兄弟而析之何忍伯子意乃已公益强自力佐治生然豁落有大度不事纖嗇而伯子稍巧以時息其贏時督公俾奔走廛市中與傭販伍顧公魁然長者衆止倜儻識者見而異之公時時手一編吟諷不輟曰

柰何以所役妨所好哉而家稍稍饒然公不别立爷一日伯子持籌喜曰賴而力苟完矣公遽曰伯兄而僅陶朱巳耶財者所貴行德也伯子改容謝曰非吾及也公時有二子而長者郎中君屬文有器業公曰命師誨之曰汝父負若祖汝當不負若父而是時有妄意伯子室中藏者使大盜株引之而掠其室公迫則訴於邑諸猾恨之移獄孽公郎中君時猶未冠也挺身出白之不得則抱公而號公振衣曰毋謂訟無天當不令我獨死此

曹子獨生及對令辨而衷令釋伯子及公而置諸猾凡八九人皆不罪公歸而行伯子室懸罄矣憤怒髮上指走留臺具其事下郡是八九人者懇請賂伯子以免將許之公誶曰人方魚肉我即不報亦可而乃以賂解乎八九人者戍其首鬼薪其位而公始退安寢也已而母鄉卒公獨任其易毀加於父見背時亡何伯子亦卒以獄故多所稱貸遺産僅百畒諸攜劵來責者坌集公歎曰兄弟四十年甘苦日共之而今乃使獨窘也次第為

理劵直且治其喪撫其孤贍其家衆而後及私於是公之室亦懸罄矣然意氣殊矻矻不肯下人有豪不獲逞困以賦長役至益拄產不顧而時時割衣食以資兄之子為之授室且讓居焉公乃大困而至年五十郎中君率子姓前奉觴公顧四壁立靡長物也舉爵而吟有鶖湖舊識如相問尚有屠龍志未灰語人或謂公尚能屠龍乎哉公不答目郎中君而哂已而郎中君果成鄉薦復捷南宮當鄉薦時公役猶未滿也有謂公不當復執

役者郎中君從傍請曰必我解當有代者公矍然起曰此吾志也遂竟役郎中君得南駕部迎公與喬安人養公意不欲往曰兒新宦貧不欲重為乃公費强之乃徐往會有皇儲誕恩公得封駕部郎始顧喬安人而喜曰去吾長役之歲僅三攺耳不自意覩兒子成進士又覩為京朝官且又及我兩人之身而被章服也郎中君為具籃舁載酒以窮諸名勝天界雨花靈谷燕磯牛首攝山名刹無所不眺覽則益大喜而是時太常許先生

穀八十矣文彩風流冠都下見公詩折而請交公歸里未幾買舟泝西湖徘徊於兩高三竺間登天台問石梁還禮齊雲躋黃山白嶽之槩每歎曰王逸少云卒當以樂死不虛矣竟以微痾漸積幾瘵郎中君憂之恭問相繼且謀請急歸省公力止之曰誰謂乃公憊者汝未奏績而官我乃遽以私請何也久之公竟不起春秋六十耳娶即喬安人能以恭勤相公起家二子長即邦載娶楊封安人次邦紀娶方女一適王至德孫男六人女二

人公雖不拘瑣小行然於孝友獨至其所敦恤非獨伯氏及其後而已也有二姊歸王與張者夭皆為之收其孤才者任之弱者食之其後欲分授二子產而郎中君以厚推其仲公曰毋庸也以十之二分吾之伯子子及而女兄弟所謂伯子子者二人皆三敗而三樹之矣夫公以孤童起與伯氏僇力錐刀之微僅至埒中人業晚得郎中君際會日月以饒樂顯融終世人所能得者億萬人而一耳乃郎中君猶以祿養不能久含殮不及躬

號痛毀迫若無所比數於人者手草事行數千言欲得不佞之志銘而為公身後謀不佞非其人也雖然孝子仁人無已之意可憫矣郎中君又稱公喜飲飲不甚醉喜鼓琴琴取成聲不甚調喜奕奕不甚鬭子喜客客至具盤簌而已不甚責豐喜脫人戹不喜報喜與客談不喜俗尤不喜進陰計吾未識公無由徵之竊美郎中君之善名狀也取以為志若銘曰

人所推長約畧得之其於世福亦或取奇見以為還之

造物而不知其為子孫遺公所即安其以斯耶

王處士有年暨馮令人合葬志銘

余故與王子百谷善為之追銘其先君軒之葬則知百谷有兄有年為郡里中長者而及是百谷復以兄之狀來其辭酸楚甚蓋卒而就窀穸矣余知百谷之先君則以百谷狀其知有年則不盡由百谷蓋得之里中能言有年者有年之諱稚豊其字曰有年故常之江陰人也烏姓有金安公者從中貴人鄭和使西海歸而溺失符

遂跳之吾郡其子真贅王而冒之已復歸於常之梁溪又四傳而為君軒娶於蒯而舉有年有年生而愿慤多心計故能誦博士家言時父迫治生奇而奪之俾主筦鑰握算計出入娶婦而得良曰馮令人有年性孝謹令人性亦孝謹又皆敏而才其治家內外又皆能出其長以相補益家益以饒裕父大快樂之甫五十即舉橐授有年弗問也謂曰毋闕迺翁媪釀脆而已東方用師急諸將卒過梁溪者恣為厲有司以軍興法符攝吏民供

餉傍午富人盡室竄去有年謀之父獨不去曰即不幸盡家以飽官軍固當奈何委而飽賊也旦夕持餔餟遺其長勞苦設湯沐咸大喜過望戒其下毋侵王君毫髮而有年爺已陰挫矣有年不妄言笑馮令人亦不妄言笑然端麗而澤以故外相莊內相愛也有年垂三十未有子馮令人憂之徉為之母家者而飾一少姝使守舍欲以為有年計有年拱手曰何自蠱我趣徃侍主母仍令嫁之二尊人晚而皆善病有年與馮令人不脫衣而

侍左右令人手治糜炊火竈孔灰坌於面女奴從傍請代令人歎曰大家老矣即不諱而砍手治甌糜進之得乎然令人更以過勞神形先病卒僅年三十一有年痛甚不欲娶父恚曰是不欲使我見孫也益踰年而後娶於丁丁尚少毋蒯恒泣曰誰奪我兒婦令兒獨勞也鬱鬱成疾凡三月餘有年之問醫禱薦湯藥無間晝夜蚊蚋蟣虱狎食之袒服半赤然蒯竟不起有年號擗委頓卻食父復恚而强之食乃食然猶三載寢於苫不入内

父以帑之挫也與嫜媍之繼倍也怱怱謀復徙吾郡有年則奉之郡權子母而息其贏所積著過當逾故時父乃一啓顔時百谷齒已長治公車業又工為古文辭北遊太學衣相公客之聲稱籍甚父心不善也曰此非吾所知吾知有家而已於是有年得盡操家秉人或誚父不作新豐老人慚於較仲季獲耶父亦不顧而當其疾亟以至大故百谷方入肄事史館一切醫藥含歛之類有年得以極其誠信百谷歸有年與之謀擇壤獲吉於

越來溪而治之曰梅灣阡以遺命奉母蒯之柩自梁溪徙而合焉人乃謂有年父不能見當然能見未然有年之所續丁又不宜子乃始置媵張得一子自是遂屏處書室布衾葦枕蕭然若比丘道人也有年生平無聲色狗馬之好出徒步凭一蒼頭而已然亦簡出鮮所知交交必以忠信不為枝辭媚色口不易言利然出入錙銖不爽乃至從兄璵老而貧劉氏何氏姊老而寡歲衣食之無倦色又室其從子伯才仲才宅宗戚閭左恃而不

虞寠者固叱叱也人以其不妄費目之儉嗟乎儉矣然終不能緣而廢其長者百谷以文名一時當亦多忌之然終不能緣而廢其名孰謂吳俗澆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哉有年既寡欲忍詬薄滋味充然壯容靚者無不以為百歲人也一日顧其子吾自能知我恐不能過王父王父盎壽六十九云丁亥之歲有年六十九矣九月哭何氏姊過哀還送喪舟幾覆大恐已而登吳山楞伽汎石湖而歸意樂之夕忽痰壅於喉叱曉而逝識

者以爲知命子一承謨即縢張出者也太學生娶金氏女二人馮出也適舉人黄學思陳心和孫二百谷之悼有年也甚故多詳余不能悉志志其大者銘曰

王之先烏姓也烏氏倮以貲起至比列侯奉朝請君豈其苗裔耶何其於治生炳也君誠賢顧其貴不易服而名不出閭井雖然不聞倮之爲忠信長者君固當勝之也耶馮美而姝以才侍君德亦與俱先君而終法得附書

李母匡孺人墓誌銘

母匡姓京山人也其上世蕭有壻於匡者而子冒之父曰鎔娶魯感異夢而生母母少端靜不作兒女態稍長善女紅織紝組紃之事兼治漿炙菹醯以能佐家秉父母憐愛之而同邑故布政使李公淑為鄉進士時有婦曰王夫人善病不宜子其父封公憂之聞母賢因委禽焉父念不置曰女故才然不習為婦而又乃小婦如何及母歸李而良可知也姑奇嚴難事有所不可目左右

攝侍者皆氣奪而舅豁達大度有所施舍不復問囷庾母以勤力恬苦奉之姑喜曰婦得佳佐也母之事王夫人毋敢以耦見事必咨之曰有女君在身稚布偕女傭雜作先其難者王恭人亦喜曰吾得佳佐也使我毋虞於舅姑而會布政公游南太學久之王夫人娠而竟以不宜子夭母哀之如喪所天也爲之治喪內周於體外周於賓無有憾也布政公歸而歎曰不啻我在於是姑益憐愛母益得展其用於家出入小大曲盡時布政公

以經明行修弟子挾贄請益者戸屨恒蒲宅客亦大進母所以共奉亡闕布政公忘王夫人亡也而母以間請於姑曰妾婦所職者細耳有宗祧之饋在布政公因以有陳夫人布政公成進士為尚書工部郎則母已舉大參君重於李矣而大參君生而耎弱不易抱布政公乃復置貳梁共撫之母齒長於梁且先進不小挾而加慰藉焉交臂折節以事陳夫人毋異其事王夫人也布政公之僉臬於浙獨留母侍其姑姑所鍾念者王夫人之

息女母上以奉其姑而下以字靡所不竭心力會女殤姑哭而毀母所以慰觧之者百方而布政公忤柄臣意需次於里得孝事其父母則母之助居多柄臣敗布政公廹於二尊人强出而姑竟以哭王夫人之息女病矣母手薦粥藥櫛髮去垢姑病嗽茹淡則為戒鹽酪病不安穀則為損飯久之竟不起自姑之殁於母手而如忘布政公即母之哀之視哀王夫人有加矣大參君弱冠成進士入讀中秘書再遷史官顯重天下布政公恒以

母往曰兒幼不習公家事微若吾安能寢帖席也及㳟議關西進視其學政復令母往曰兒多出按部微若何以壯門牡杜關節也母既舉大㳟君已復舉令鄉進士維極維柱矣梁亦舉令進士維標太學生維楫矣母與梁皆益重然其奉陳夫人益謹毋論布政公獨其御諸子及婦嚴至不廢夏楚曰美疢之毒不如惡石之生也吾從其生者以是大㳟君工於官而諸子皆次第用文學有一時名最後方伯公偃蹇嶺南命歸侍封公備志

物之奉大要亦母助也封公八十餘以寛樂終其壟也客執紼而從者數百千人會大雨雪母即墓所治酒食饗客客無弗沾飲者手指皸瘃弗顧矣布政公廬於封公墓暴得疾至卒而母以城居不及訣與梁馳視含歛絶而蘇者至再三迄窆哭不絶聲獨以諸子長任喪不至殈而隱痛深惻所欲從地下者非復三喪時矣以故素强匕箸裁損過半血暴注頼藥力以起而胸若結轄者前是大叅君以服除戀戀不欲從選人而母意亦如

之既疾革諸子泣問曰得無有怖乎厲聲曰否已復問曰無有所欲言乎曰否遂恬然而瞑得壽六十五故與布政公同也母之與梁相親暱若同氣梁嘗病頭風岑岑作楚狀母時為抑搔之手裹冒絮食讓而受惡席讓而坐下其翁媪偕八十迎之來旦夕上媪食如家人禮而召翁之故人子俾佐酒必使酣暢梁感母為之一加飡惟翁媪亦喜而語梁吾今益一女汝益汝姊母之父蚤歿則養其兄兄歿亡子擇女而嫁之俾大祭君為別

室以祀其父母及兄曰吾不忍若敖氏之餒也其莊王夫人即王夫人之族無不莊其長者繼莊陳夫人則夫人之族無不莊其長者其非長者推而卹之甚周也母不產女獨梁產一女而歸魏者母愛之踰於諸子第曰吾於諸子有所不能慈於女有所不能不慈非二之也性好施晚而大叅君兄弟稍裕得竟其施諸宗戚閭左亡不沾潤者故母歿而子於梁者軌子服女於梁者軌女服其毀亡間也宗戚閭左亡貴賤其惜亡間也大叅

君凡再以覃慶當封而格於例不得請痛母甚泣血次
行事幾萬言以屬世貞曰不孝之幸於公素矣唯是先
君子賴而不朽今者母不足辱公竊恃不孝之幸以不
朽世貞乃稍節而誌之且為之銘曰
主婦之殂主君在都有㩙哌哌誰相其凶代子與夫主
君在官後婦偕止太姑之死誰相其凶代婦與子不副
不圻於嗣實宜主君宜之有雛三馬九苞厥宜為子也
者母為他子也者母孌孌我舅翼翼主君恂恂主婦無

母職其艱嗟此賢媛胡不百年

布衣李時養墓碣銘

李子者岱其諱時養其字野泉其别號也李子故隸籍錦衣生而敏穎有異姿於象戲博塞諸技無所不工習而奕為最超絶當是時天下之名奕南則鮑某北則顔倫而識者差為顔左袒李子始猶出其下遠已而漸與之敵至爭先顔虞其不勝也為罷奕李子既以奕名燕中貴人爭延致之而諸常侍尤數李子坐而奕且飲食

也錦衣之校長入白事立庭下顧見而愧之出則呼李子奕使立庭下李子亦愧之遂翩然下金陵已走吾吳及錢塘諸郡縣所抵無不賓重李子者其寓太倉尤久李子有婦留燕中以病死二子一胥事曹郎一入神樂觀為道士於是吾兄弟為之授室後舉二子一女矣今年九月薄游嘉興主於李茂才所忽感瘡於腦趣歸僅七日而卒吾兄弟約李子所厚善者某某葬之北郭毛氏之墓傍李子壯而善噉用可兼三人年雖六十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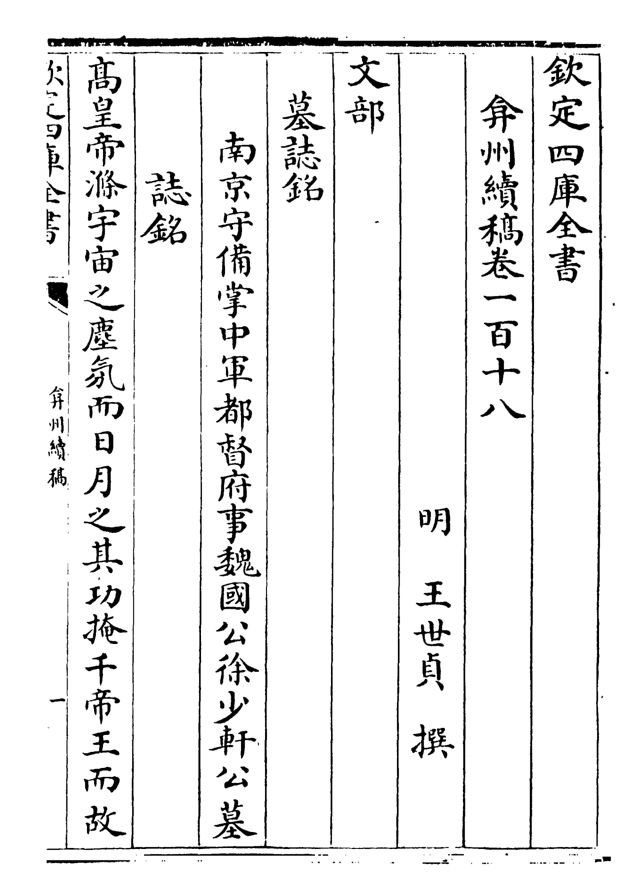
與少壯也為人質直無它腸事不避難聞義勇為而性尤慎默得人之過不以挂口其所主雖累歲月於其家事如不涉也人亦不以嫌避李子以故於其卒咸怪其疾之異而惜其不可再銘曰

前李子奕而敵者鮑與顏後李子奕而敵者程岑與方國手六人耳獨顏與李子僅六十鮑俺及之今其存者方而已所謂程岑者三十餘夭死矣將無心神之過役而天真之劉毀耶抑若用兵之發殺機造物者之所不

喜耶重田生於燕都死於吴而葬於吴莝者誰爾之友

有雛者二疇爲守我銘爾藏不爾朽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徐少軒公墓

誌銘

高皇帝滌宇宙之塵氛而日月之其功掩千帝王而故

太傅魏國公中山武寧王為佐命元臣能以盛德終保其功名而完其身有三子其顯者嗣公輝祖殉節以明志而次子定公增壽沈幾以啓祚葢對秉戎政於兩都為東第諸侯冠者二百餘年而不替噫嘻盛矣識者謂武寧王之烈非鄧絳平陽諸徹侯比也而兩嗣公之後所以滋大樹惇毋隤其家聲者亦豈諸子侯所可同日語哉余今者復於魏國少軒公見之公武寧王之七世孫而太保公鵬舉之冢子也諱邦瑞字廷祥其自稱少

軒則以太保公號篤軒故公生而醇茂隆準盎背肌體瑩皙趺眉目悅書惇禮太保公享國踰五十年其御閫嚴諸兒過庭凜凜如也而公尤沈默削鋒距至於應對趨走則膚敏便捷太保公有所幸意幾移公處其間泊如也久之始齒太學胄子公進退揖讓與矩度合而貌又嫺雅諸生目相攝此大將種也而胡以若冕而佩玉狀又胡以不挾貴也太保公甍公業四十餘慟而毀治喪葬皆以禮入朝嗣先爵屬國家有鼎革之事公以元

臣率百官祇迎今上御大寶有紅綺錦繡之錫時人豢其過宿衛甫一載上疏請歸養其母童太夫人太夫人者公生母也嘗夢月入懷而公生公既已得請則改治官舍盛供張女奴操絃管以共太夫人所以娱悦之者萬方明年特命主孝陵祀祀孝陵非肺腑戚臣不得與而仁孝文皇后武寧王女也故妻以屬公父祖至是復屬公尋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公貴甚法不當復佐府而意安之每當祀則先期薰浴更衣坐齋室却御女

罷酒四鼓抵陵所候門啓而入稽首肅拜秩如也益三載而領其府事奉敕守備留京兵民大小以魏公為家守自太保公卒而忽忽若靡所依公拜命之日爭加額相賀公亦自砥礪欲有所為居二載而病脾且嗽矣且疏懇謝得俞旨而主祀如故久之病良已公於第西因故圃益以奇石異花日尚羊其間飲醇擊鮮甚適也天子徽知公健飯狀即家復起守備領中都督府事公遜辭有旨留都守備重任宜用心供職再辭再有旨留都

重任卿宜遵近旨用心供職公猶未露起色三辭三有旨留都守備重任卿以世爵首臣新荷簡命宜盡心供職公始奮曰邦瑞一介武夫耳上徒以先世故寵靈之我何敢避衰而偃蹇國恩遂强起視事比歲數困水旱而丁亥水益為厲以至戊子遂大侵米斛將萬錢民亡所得食相率假神語為妖以貫衆亂公與大司馬陰公謀請預給六軍兩月糧以時糶糴價為減而推得首妖者囊之三木衆心稍稍定時殣莩道相藉而鳳臺安德

兩鄉暴尸原野間乘暑蒸鬱為癘公割其私帑市隙地
瘞之復覈故漏澤園之侵於豪者還之官俾續其瘞自
是野無遺胔矣公念太保公留守之日長數吏夷險卒
以無它及身之日未幾而罹此侵萬一有卒然變其身
之不恤如世聲何邑邑不樂家宴聲伎十省八九自是
故疾復發而會七月朔強自力陵祀事竣疾益甚公素
習方書好服餌而至是盡屏弗御既革召三子訓之曰
不穀所以有今日者高皇帝之賜而先中山王之遺也

蓋旦夕兢兢焉令而後可以見先王地下矣若曹勉之
强為善而已又曰即葬我必大司寇陸公為狀而少司
馬王公志銘之陸公久能悉我遂䕃時戊子之九月朔
也距其生戊子之四月得年六十一啓元配魏國夫人
沐氏之竁合焉夫人黔國公沐紹勛女也先卒有丈夫
子五長維志錦衣勲衛當襲娶故彰武伯楊炳女次維
新娶戚里張守矩女早卒次維敘亦早卒次維學娶錦
衣指揮使高鳳女次維明娶清浪恭將梁高女女一適

武定侯郭大誠孫男三弘基聘臨淮侯李言恭女弘謨俱維志出弘業聘新建伯王承勲女維學出孫女二尚幼嗟乎公享國雖僅十八年然已逾下壽再領股肱寄無公私纎髮譴卒保元吉以終雖武寧王之澤大且永而公敬承之其道可泯泯哉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公三子有焉其保家之主也麟之趾振振公子則諸孫當之矣竊復有聞嗣公輝祖殉節六世而未敢白今天子始下詔褒顯之特祠金陵為建文忠臣冠而實當公

有國時以此下見九京不亦大快哉公爲人寡言笑而內和不與物忤即下寮寒畯必與講敵禮服御無所紛華歲入常祿及賜田租取家祀及共給而已不復較嬴積性不喜談人過有犯者寛然容之然至檢飭其下則精明族衆數千指不聞有魚肉於民若灌氏者家衆數千指不靚鮮衣怒馬若刁氏者余甞過大功坊公之門若水也公亹亹悃悃而稱無天者傾里矣維志等奉陸公狀來請誌銘余辭不佞謂大司寇狀之我何敢加三子

曰治命也余衰老深於公及大司馬陰公然兩月之間而哭陰公與公又皆為之誌銘噫余又安能久處此也葬在武寧王賜墓之陰天子為之下大宗伯發少府金錢治兆域賜祭十六壇一如太保公銘曰

赫赫聖祖闢滌萬方疇為元勛唯武寧王嗣公承之首植臣綱保世滋大至公益光左準右繩如圭如璋夙夜敬恭大祀是襄袞服煌煌八鸞鏘鏘虎旅十萬從公于行頤指以麾嚋敢跳梁粥汝瘞汝毋憾于荒黃屋加崇

東第從昌公族八百雍容祼將家衆萬指如驥服箱蟏首蛾眉吹笙鼓簧不染不離尚羊頹唐樹玉於庭叢蘭在堂胡所弗懌正直平康坦然天期乘雲以翔歸魂何所鍾山之旁少府金錢東園黃腸侍我先君永扂高皇天闕峩峩大江湯湯史蘇占之奕世以長

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副使西華王公墓誌銘

永嘉故多賢士大夫然無有如王氏若忠丞之爲惠而給事之爲節故自足烺烺而王氏之賢而著者則無如

西華公父子兄弟西華公之父東涯公澈有帷幄容勿勳敭歷中外晚而好行其德於鄉且備享人間之樂以終公於成進士不為晚為郎縉雲參名藩不為拙甫染指而去之超然物表賜谷公叔杲始從容出應世以繼公之志於仕宦之日久其歸亦稍後然皆能自操其出處之衡不為世法所繩束而世之望二公若太少二室之對峙攝其巍峩而猶冀其蒸雲雨二公者訖乎莫之應也今年三月公以壽考終其子鄉進士光蘊等卜以

明年葬於石壇山之原而戒書幣以狀請曰唯先生素知吾父敢以誌銘請賜谷公亦寓書曰唯先生之知吾兄以不穀故敢申請賜谷公故嘗以大叅飭治吳中軍事余得朝夕焉而用以悉公者也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與余同始至晉而從山陰唐有大理少卿從德者轉徙黄巖及宋有惠者復徙永嘉遂定為永嘉人凡十餘傳而為贈通政公鉦即公王父也有二子東涯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而仲子激至國子祭酒

其通政贈則以祭酒貴云東滙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即公公生而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既長恂恂如也美鬚眉季皙體若不勝衣補博士弟子學使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有聲薦鄉書復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滙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為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暘谷公同遊南太學時程文恭公文德為祭酒而歐陽文莊公德爲太

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為都肄長而稱揚之公以益有聲凡十載始成進士高等時所謂中丞者族父同榜同邸舍日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覲東涯公稱觴上壽里人豔之亡何東涯公卒哀毀逾禮既服除棲遲冢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金幣之賜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父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烏獸竄公與賜谷公謀曰不早為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

上書願以家槖為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時賜谷公猶在公車不復詣請與公捐槖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睥睨而已至今頼之尋遷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而大司空王廷瞻少司寇張岳李江其最著者遂遷郎中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而煩費夥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

之曰京營紀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為猥雜號吏數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宿弊若洗滿六載旅謁分宜相相前揖之曰故人子耶葢為東涯公有故僚誼也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司右參議過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為承天德安二郡承天上故邸也有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為景恭王和封國兩地中貴戚畹争挾重魚肉赤子為業公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敢犯者

詔脩興都志俾公具草上太史公旣上而曰此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别創而資其楮筆繕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絶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婣脩費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授煮粥法以啖餓者又爲繕豐樂驛前後劉私帑以贍不煩縣官公念謁陵者麇至其夫皺皆責之鍾祥歎曰鍾祥之民盡矣爲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爲謁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肩而

會分宜相敗吏部以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訌訌兵計大帥吳司馬以公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覆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亟下監司守令勸駕傷午公悉謝絶之家世奉東里公遺素饒而公雅不問產聽子弟息之至傾郡公了不知也日食不能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咀牖魚乾脯衣僅布素或三澣破則縫之姬妾粉黛一

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曰生不曉名儉寧論奢公府鄉里
之譏不恒設設亦取成禮而已性介慎不妄取予然至
義施亦不廢如飭先祠置外塾廣墓田以教養宗姓之
類公有創而暘谷公成之暘谷公有創公領而屬其子
光蘊成之公居故所城堡而暘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
郡歲徵蜡賓而已暘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
無間十餘年來友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顧獨
嗜書無一日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黄衣之説

靡所不浹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以陸子靜先生言爲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其所評括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心之良知是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之單提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大名申考功𧨏黄

安耿御史大夫定向皆論篤君子頗推公以爲得實際云然公誨光藴必誠意盡倫砥行毋徒區區口耳爲也暘谷公治别墅於陽湖窮極山水之勝其偉麗爲江東冠而公亦於山半故讀書處頗增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間從子姓游一觴一咏陶然自適而已暘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徵聲奏伎客亦盬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涯公開大耋至歿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臈享奠悲不自勝既謝朝事稱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

津津見眉宇也一賢者退不賢者進蹙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既感脾疾猶强起具衣冠及飢始就枕謂光藴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顧天生賢者自是戒内子毋得挾婦女入謁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若寐熟者撼之逝矣公生以正德丙子得年七十有三始公病時宗黨數百人禱於宗祠及卒奔哭於殯里人哭於門皆盡哀婁

林安人以德偕老有丈夫子三長即光蘊鄉貢進士次光薦仕爲光祿寺署丞次光普國子生孫男八至元至充邑庠生至齊至章至亮至褒至兖孫女五所著有永嘉縣志闕卷半山藏稿二十卷光蘊之狀公行累數千言余不能盡志志其大者銘曰

不黷染於欲不琢雕其璞應世之跡若風而連過即湛然斂其後天以還先天幾不盡秘乃有文言談道者以爲混沌之質而談藝者以為大年之權叩之公公俱舍旃

朝列大夫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雲嶽汪公

墓誌銘

萬歷丁亥故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汪公卒於家其子釧以病在苫俾其子諸生淑訓將命而托吾同年友故唐相國袁君履善紹介而來請曰先叅議之有事於閩也先大司馬公實臨之舉而登諸剡葢先人之林卧三十年間念大司馬如一日也而其論文則亟稱歷下江東以為畢生不可及葢所稱江東者公也是先人用大

司馬爲知己而以知己效公公能無報之一言乎已出履善之狀曰是所藉以志墓中之石者也履善亦汪公同年也刻深於辭當不妄據而志之公諱垍字仲弘故越國公華之後也至宋而有志高者遷休寧之旌城至元而有德璞者復遷其邑之雙溪雙溪去白嶽三十里而近公嘗讀書其址觀雲而樂之因號雲嶽山人明興郡守庭輝始起家甲第而其季志寶生武貴武貴生百歲翁齊天子異之賜爵公乘有司立坊於其里百歲翁子曰

昱起明經司訓饒州後封戶部主事封公有三子仲爲公繼配戴安人出也始封公夢侍其父游木瓜山獲獸若豸者而生公公少生而美秀瞳子炯然目四歲能以智術得盜食者人異之屬偶對立應十三善屬文既娶補博士弟子多以目疾不恒視書而冥坐默解間出獨行溪山間意豁如也居恒歎曰六經註我寧我註六經封公聞而恠之以爲何所自與陳公甫之語契又見公文奇進詰之曰若得無所襲耶公對曰宇宙判而代相

襲久矣欲無襲者其在泰始前乎封公不能難已從之
饒與饒之名士汪栢歐陽杲輩遊歸試輙高等久之薦
於應天又七載成進士餉邊歸省時百歳翁猶健無恙
也綵而服者三世里黨榮之還朝授戶部主事無何當
督昌平諸軍餉時敵報傍午諸邊兵悉集以數萬計餉
且不給公至夜漏下矣方且赴撫臣宴而召州三老問
車牛可得若干乘曰千五百喜曰吾計足矣草兩檄使
募民車移餉以就軍而邇者移軍以就餉既發而後赴

宴撫臣謂計安出公對曰賴公之誨不乏興也益以次悉給矣撫臣大歎咤謂古所稱飛輓其以是耶時議以陵卒衛諸陵者用他屯例請行粮公謂陵卒不從屯也且歲餼之謂何而又益之持之至上疏竟弗許公還以曉暢爲大司農所悉屬脩會典而十三曹所隸悉以委公纂送史局尋遷員外郎出為福建按察僉事倭卒起議置軍咸請駐於大州邑以便食公獨謂大州邑去海遠使寇得登陸而後攻之是彼爲主我爲客也不若移

戍沿海要害便議遂定時寇且犯同安甚廹公料見卒粗備而無當鋒者有死罪囚陳嘉任等七人在獄黠勇可將也召賜洗沐與飲食諭以討賊贖死咸感泣思奮郡守童君爭之謂必且走公曰吾保七人不走即縱七人死而爲千萬人生計非盭也於是大出兵徼賊而七人為軍鋒遂大破之斬首三十擒七十二人事聞七人者咸貸死相率立祠祠公公以嚴制嚚以明禦劇一切治理流聞久之乃始有先大司馬薦而御史沈君之薦

語尤異尋擢令官公念封公老而道阻遠不便養上疏乞休報聞公之官所操舍約畧如閩時而閩人有起家當大柄者家居時以公斤斤三尺弗善也至是中公考功法罷公公不知所繇坐歸而奉親訓子削去一切尤怨凡十餘年而戴安人卒又五年而封公始卒顧謂公若以章服貴我以音聲人娛我竟我日無不適者又何言然公不以二尊人之令終而裁其戚葢哀慕若孺子也家居三十年時時以目眚謝客郡邑之跡可數林御

史潤嘗疏薦公郡守移文尊稱甚至咸無所報謝其治家務遵禮法婦子歲時上壽具衣履母得絁帛食母重味宴毋累席室人衣毋曳地公故有心計其較財貸出入能析秋毫每語客使我得長國計者當不徒矣而又能以節儉自裁至課田產無所增加於舊甚不欲與齊民爭刀錐絕不通居間賕謝諸子姓食指日衆歲時伏臘取毋之而已讀書未終卷輒罷去不欲窮目力故然於子史靡所不淹通尤好讀易居恒謂文王我師也夫

子豈欺我哉嘗遇異人受大還時時語子孫吾不幸染世法令往往陽神不勝識神元氣不勝習氣於冲舉邈矣雖然吾自有究竟非而曹所知也雖不恒作文間一命筆滚滚數千言不竭時自謂取師意而已焉能不憂樂而效人顰笑六十時有以文壽者悉卻之唯領汪司馬伯玉一叙七十則并謝絶唯草自徵文一首謂封公七十而侍百歲翁傷已之不逮養也可念矣素强無病至七十七而病病方仲春甚劇忽復蘇神色加王逾於

前至孟秋復委頓不復語而喉間時咿嚘不可辨徐察之易與絫同契語也寢逾日而卒爲萬歷之丁亥十四日始娶王繼娶張贈封皆安人三子長錡仕爲賔州判官王出也次鈦太學生録邑諸生張出也女二適太學生戴傳芳張應元孫男十四湯誥先公卒淑訓皆邑諸生來請余文者也淳誕清議傳諮杭孺武孺憲孺悉錡出泗論汝詢沂詠汝華淮生悉鈦出臘孺録出女八曾孫男九肖老賔老三老觀老重老六老彭老八老九老

女王任嫁娶者皆名族銘曰

祖百歲而禰及躬皆開八袠以令逝有子三而孫十四曾孫九女亦稱是仕而金紫不為不貴生而祭酒於學歿而鄉先生於祀噫疇能媲之

明中順大夫辰州府知府石峯程公墓誌銘

當嘉萬閒士大夫多輕就而難於去夫輕就難去此亦人情之恒然使柄事者得窺見之而操其去就之權以為籠絡以故士氣日茅靡而不振有一人焉其材足以

用而未究其格可以復出而不之顧終其身隱約寂寞而其氣常浩然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非其人也耶其人爲誰辰州守休寧程公策也公於兄弟間爲仲厥考封主事公益與母曰孫安人嘗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俊異凡兒四歲欲從兄入里社學父禁之則大哭泣乃異而口授之孝經古詩輒誦五歲習書又習數法父戲之曰兒長欲据握算從市魁作鄙耶公對曰大司農錢穀豈亦鄙也父不能難稍長受

師禮經改受易其於禮習如故屬文有奇聲至年十四用易應郡試時學士廖公道南謫判徽見其少而難之以時義四篇公不屬草頃刻而就廖公大驚賞曰咄咄程生非而家克勤侍郎復生耶以奇童薦於提學御史聞人銓銓曰兒固奇毋使早泄不爲偉器自是公屢試於郡邑往往高第獨不得志於提學所且冠膚色若凝脂目若點漆秀眉而鬒鬚出入睒帶數人人咸目屬之而公𠋣習聲韻之學又善天文數好博奕蹴踘吹簫調

紘度曲爲新聲所過狎邪諸俠少亡不推挹者而一旦自悔折節益讀書爲深沈之思然其材亡所發抒父愛而任之遂能出其槖施棺櫘於死者山寇發公以兵法約束里中少年禦却之脩其先忠壯公廟次及宗祠又次及道路橋亭屬大水漂屍蔽溪而下公從家蒼頭悉收瘞之爲文以奠其辭哀壯懇惻識者以爲勝古祭䆁漠君文遠甚公又著讀易纂言經世大畧二書其學益邃用世之具益周遂中鄉試高等連舉進士肄業工部

以使歸省覲當夜分有隕星之異公感其事遂著星官筆記一編往往有洛下閎郭守敬所未發者還朝遇聯舟汪進士綦死悉斧而賻之又以藥起其里人吳益程守堅病且爲助其貲費二人皆得官拜公而泣曰此官公所遺也尋授户部山西司主事先後奉使職咸稱出督餉大同至甕城驛而敵大入勢且迫時無險峻可乘公約束吏卒掘塹而守之痛扶一指揮之欲竄者謂其家人此地吾死所凡三日而敵不至徐致餉歸人咸服

其膽勇還佐司事因議用商稅給民兵公頗言養兵之費而謀所以練兵而足食者其筴大詳然不見錄而其偕中貴人監庫藏也一以身先之於出納大有所裁節中貴人不以怨而曰使我緣而得廉中人名亦程君賜也已出督江西漕事畢會丁母夫人憂歸而文封公亦卒以孝稱小間輒為義已作中星圖視筆記加精服闋謁選於吏部未即補著三才萃見凡十二卷合十餘萬言其言天人之理備矣補陝西司主事監大通橋運已

監大倉庫皆有廉能稱進廣東司員外郎遂進陜西司郎中尚書雅重公凡所建白悉以委之兼署廣西司復署山東司已署廣東司遂并署三司諸用兵之地需餉而濟者公為料理皆給公所覆章疏前後數十上而其大者革耗銀亭闗中官吏祿奉搜監收糧觧宿弊持長獻景三陵子粒舊規議稽邊儲請出内庫黄蠟油漆硃靛付外而蠲民門之供勒有司積穀約束泰韓慶肅四藩之競祿者行之皆有味獨其止山東營田見若以爲

畏事而其後營田卒不成而大為民擾公又上邊務五事若預催徵以增歲課嚴開納以通鹽法清耗蠹以足軍實核屯戍以省輸費廣積儲以防調發識者曰此晁賈遺意也公既以才重尚書而僅用久次遷知辰州府至則下教諸邑凡十條又析高皇帝聖諭約束之毋論山峒苗咸跛跛趨事矣已復申明鄉約平市儈法繕庫藏勸農桑處郵傳禁妖巫請停調永保苗兵罷造河梁蠲免香稻米臺使監司皆欣然行之乃以間飭學宫按

閱諸生與講經術又勒兵徼取叛酋黃中平土夷爭地俱謂公彬彬質有文武辰故兩隷楚貴陽貴陽偏近悉公治狀以故薦剡亟騰而楚稍闊遠撫臣以喪去有所望於公遂劾公多文飾而少實用宜調簡僻報可公歎曰天下郡固有簡於辰者僻則魯衛耳何改調為且使我仍故武而事為之上者又當調使我遽改武而媚為之上者我有所不能已矣丈夫安能再辱遂即日單車歸公歸杜門課子讀書不恒出出則傾都聚而相率迎

詫以爲非人間人其褎然者則羣聚而尊師之談論經術揚扢今古毋不飽往而公亦不徒出一切好行其德所表章先誼尤著如定世祠置圭田其傍已記始祖東萊公遺蹟已復孜臨溪祖墓而樹之石遂爲臨溪社又爲其顯者御史中丞都知兵馬使澐國子祭酒都知兵馬使洶顯佑侯旭等若干人立勲賢種德二坊最後乃始誅茅成志樂園廣袤不能當司馬公獨樂之半曰吾取容膝而已人亦以獨樂擬之公既久卧不起尚書尺

一下趣之行監司守令勸駕者跡相踵公悉謝絶不應人意公遂忘世矣然至移臺議貢賦議民兵議治安皆鑿鑿可見之行要之竟莫能窺其際也公好著述自天性而尤長於國家大典策議論高奇而不詭道其在郎署中則已謂獻皇帝不當祔太廟祀建文紀年不可廢壬午死事諸臣不可不録景帝不可不稱宗爲一編欲上之不果蓋後二十年而繼公以請者至再三或報聞或報可然天下莫不以爲的然之論而不知公固先之也

郎時所撰三才萃見日益之晚年始成合百餘卷又撰六都黔考用六壬數以占無弗驗者葢終其身著述不休以至卒僅年五十有七耳公字子揚學者稱之為石峯先生公有四子曰潞曰澳曰涓曰淳澳早夭淳出後於公弟潞涓為諸生而涓以文章世其業欲求所以慰公於地下者難其人乃約程之子姓習公者譜為年表以俟凡十有一年而遊太學乃走謁余於白下而出其表請據而志且銘之余故嘗耳公一二至是咨於公之郡

人方司徒弘静里人詹吏部景鳳皆曰公之才未盡究於用其學宏邃不能測所詣至脫屣軒冕蟬蛻汙濁者所見一人而已乃志其行而繫以銘其辭曰

羸於天而畸於人不悲其畸不盡其羸翛然返真識者謂之不以爲身而爲子孫世系子姓婚娶具左方

弇州續稾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左顯若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志銘

中憲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起潛張公墓誌銘

當隆萬間三相君各用其意持太阿之柄公卿大夫靡

然以操切苛辦承之無精心為黔首者以故良二千石之用不甚顯其最顯者則吾州起潛張公振之然其用亦已時抑時伸而不恒達其抑者以直道之僅在公而伸者直道之尚未泯於人心也公最後之遇甫若恒而天遽奪之則又不可曉者惜哉弇州生曰張公非直良二千石已也於家則彷彿閔冉之遺於鄉則庶幾陳仲弓王彦方之風其所親事必天下之賢長者雖嘗從講學而不斬傳世耳以為名高所步趨必閩洛夫使紫陽

而在公且入室故曰張公非直良二千石已也殆慥慥篤行君子矣公字仲起起潛其别號也張之先避金亂南渡後居常熟之雙鳳里蔡涇最後割雙鳳隷太倉遂為太倉人世世有隱德不仕至公父東林公鏜而始以淳直明信著一方嘗受公封處州司理後贈南京職方員外郎母曰郁宜人有二丈夫子公其仲也公生而明秀端謹甫四嵗從東林公之先墓丙舍圯矣木童矣而傷畝餉問之人曰它屬故餉也公泫然泣曰先業而他屬

可乎東林公亦大泣而内奇公聞者嘖嘖以為非常兒
尋徙城居覩第宅車馬之盛與羣兒戲摶土而為之甚
工髫時從里塾師有搏虎死而歸之官者羣趨視之公
讀書弗顧曰吾方奉聖人捨而為暴獸觀乎且胡不觀
畫中虎自是讀書益務究大義反覆辨論鑿鑿出人意
表其屬文必自肺腑不爲蹈襲塾師朱生者器之以其
女弟字焉然而奪於貧又時時困父里賦其試又不盡
利公雖不以廢其業而里中不逞少年羣侮之公夷然

弗屑也閩人周鳳岐以遷客來佐州事少年目中無當者試得公文大驚異喜置之高等問有父否曰老而貧有兄否曰兄撫之坐它事逮周立出撫之而發庫鏹納公褎曰以養而父且為膏油資公自是益得專精於學遂補博士弟子益有聲而母郁宜人卒哀毀踰禮服除久之娶朱宜人亦卒公鰥處而鄰女有來奔者以誼諭遣之然畢身不名其女封公垂七十而感異症躁不能就席公以身席之乃小安凡七晝夜而愈公遂舉鄉薦以

至成進士成進士之日矢心而誓曰苟一念爲私計者天僇汝乃鍵門壯習律例絶干謁慎交際毋以狎暱進者窮巷湫洳環堵蕭然意殊得也久之授處州推官甫至而守入覲丞倅俱闕公遂行守事孳孳問民瘼吏弊而參伍法比公庭肅然大猾戴三尺而治條鞭之法最爲便單弱郡邑相顧莫敢先公毅然行之有盧尚書者貴甚族子憑藉爲姦私莫敢呵問公捕而立致於理其他繕浮橋廣庾舍平市價皆井井始少公者咸吐舌相

戒以爲老吏弗如也御史張者躁人也顧獨虛心任公
諸所寄嚴寧温嘉湖諸郡公必酌情法而行如造堡清
戍徵餉懲惡種種治辦然不求爲苛切取目前快而張
亦借以起長者聲他非所寄者則不爾公既滿數膺卓
異薦當徵而分宜父子竊國柄諸徵者多其客也人或
風公是不可用幣乎公謝曰吾知有天子法耳次者知
有身不欲縻之權門未幾而嚴氏敗公就徵拜監察御
史廵城首論罷一兵馬指揮之墨者清鋪役於中貴人

無所狥諸餉遺筭器食亦不納尋按視通州儲定國公横縱其下魚肉通人公摭實論奪其任豪右屏息公又剌得大司徒奸利事論之大司徒方得上意又與左右嬖近交關得不治公之按通州也㦿肉不以煩縣官即孔道鮮所交際積之得千金以助城通諸所定約束如存給羨餘更番運官裁損漕厨著爲令甲至今稱之故海忠介公爲郎時以直諫觸上怒下獄論死公具草欲救之而海公得長繫乃不果上或有索視其草者公曰已

焚矣夫人臣而敢市名於上然竟以鬱邑不得志謝病歸公歸侍太公膳畢手一卷自適里中不知有張御史而其在臺日當過錦衣緹帥所相因公欲修弘治間故事繇中門入緹帥格不聽因相與詰難甚苦至是以他事中公而定國公大司徒之黨復孽之用大察外調得臨清州判官公不以遷客自居浚濠治獄事先僚吏而辦甫四月通判廣信府屬守缺公復行守事請讞益精明諸曹奬數括剔殆盡吏民畏懷若一口嘗迎太公之

任養而病痢頗欲郡之人相與禱於祠曰即不幸太公去公公去我矣旦夕呼走若狂太公愈乃已久之公竟遷同知撫州府郡人復呼走曰公秩當同守胡不同守我郡擁公輿枳不得發撫多盜剽殺無虛夕而公職干掫屬獻歲守以下有臺謁而留公司後公乃悉籍諸豪之捕盜者名召而喻之曰與若曹約日一人直我有盜謦立杖殺汝矣豪叩頭曰民安能禁盜能致盜魁或得小寧耳公頷而遣之無何果縛一魁曰湯青者公考得

其狀馳至其居發所藏訾財以巨萬計犛牛尾冒首至三百餘它物稱是悉沒入官而斃之獄盜爲衰止出領崇仁縣事崇仁地險而瘠其俗易縣官而難公賦公至懲其不率者亡所縱舍度民已知畏乃以寬輔之立櫃使民得自投賦金吏無所輕重賦者與之期不輕屬里胥民不受里胥擾里胥亦不代受民杖以是稱兩便無逋賦矣公又善形家言開邑門以便出入通黌宮使無絕科第諸生朝朔望課講詳至崇仁民愛之深於令尋

以大公喪歸壽八十七矣而公孺子之慕不衰道拜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公既歸苫塊一室自為啓閉不宿侍人亦絶不入内服除補南儒部甫一月而遷南選部郎中選部無事獨考撥官吏而已公持法嚴於狥請無所納間與其僚約爲會務守故尚書吴公嶽法而行之一切費為省得司之羨若干緡以繕官舍曰吾不忍後至者之露處也尋出知吉安府公故長治吏而連宦信撫皆與吉鄰壤習其土風民俗又能精心行之而以清

白為主食不再簋一肉而已又時間之以蔬晝室而食日費不能百錢而皆取之俸居恒謂極寒不貲官中一鑪炭極渴不貲官中一杯水執庫役者共手而已不能有所乾没九邑之長吏進見凜然若奉神君公和顏以安之與談官中事宜民間樂苦所當創革者如課農桑覈丁賦之類皆使悉其見授指而後行之螽邑寘一張使君也於法比尤精兩造庭質不片語立决然於大辟尤審慎不苟曰人生死藉此而判何可以騁吾敏邑有擬

八人戍者公為辨釋其半曰法如是足也獄上臺謂守當欲盡釋之難邑體耳更爲釋二人人謂公之半辨者當屬邑疫大作公選醫授方而治之全活甚衆每以朔望行學宫召對諸生課藝之後與談說身心性命近裏着已之學肫肫如也時東越致良知之旨遍天下於吉尤甚而鄉先達羅文莊公欽順獨守紫陽之傳以與之角公乃取紫陽先生年譜文莊困知記梓之學宫亡論所得深淺其欲導士於實學正行毋為過髙之意切矣

宅如移永豐學建永新忠節祠可以振勵士風者皆公倡其官師爲之而至修城復隍增飾樓堞祠宇之類非公所規畫弗稱也吉故多賢士大夫公於其尤著者以益公之禮禮之次亦過從請益不倦賢士大夫亦爭翕然歸公公於嫉惡斤斤不可解吉水令得罪於其民深公欲去之而令他有所憑藉不能勝於是公凡九薦矣令亦嘗三薦臺使者爲之兩削劾以解公益憤恚乞休不待報事聞以例奪官始公之欲歸父老率其民遮雄

門以留泣且絜公好謂之我安忍舍父老即歸我且待命耳及公發而後知之奔波馳至江滸號而哭曰公食言公乃舍我既而曰天乎何怙我者去而魚肉我者留也令亦坐謫而公歸絕口不言官中事角巾野服徒步阡陌閒與野父校晴雨話桑麻徵時老書生過從壺漿蔬食相與共之後進以經術請者善誘無倦郡邑守令干旄叩廬公亦不恒拒見必以創革大計披肝膈語之它不及也念太公已矣獨兄撫之在爲入貲得官籍太

醫所以事之幾如太公寒暄饑渴勤撫若嬰兒而莊不衰久之柄地易公以詔恩復冠帶臺省慰薦籍籍而杭州之命下矣杭故要省會其民雜五方而居爭務為淫侈而又新中兵變驁氣勃勃公以信義結之以禮整齊之而又不率乃稍用威毋不帖服者旱且久公齋心請於神神告之期至期果澍應乃新其祠而為文以紀公故在吉嘗禱雨立澍應邑人爲建時雨樓於學宫於是人咸疑公生而神若李蜀郡氷彼東晳而下勿論也公

以日三春詣臺謁客見士民甲夜讞訟丙夜閱牘不告疲而其精已内銷矣尋進其省按察副使飭溫處兵備處公司理所治也公旣喜得故地其地之人復大喜得公方有所施設而公病矣公行部道不受供張水行不設傷艖舟嘗以六月過省䁥甚飲田閒汙邪水而舟過一旋渦幾覆無傷舟可援遂病痢寖劇盖抵家而屬纊余弟敬美與王學士元馭視之以手屬太醫君而瞑時甲申之九月二十也距其生戊子得壽五十七而已公

凡一爲監司二典郡一丞一倅一司理皆在江浙間所至有惠利之政其人皆能言之而於吉尤久嘗之吉道經信撫二郡郡之人送迎至傾郭望而讙曰公壯無恙乎至有泣者吉之人既不能留公相率爲七尺碑謁朱于司空衡文而勒之其卒也奉主於名宦祠又爲特祠而又三歳吾州亦奉公鄉賢祠雖古所稱召信臣元結鮮于侁何以加焉嗚呼公不爲不壽矣公性類寛緩而勇義若不及吉丞張大猷卒其婦妬晩而妾舉一子甫

三歲妾死子遂流落民家公司知之爲置媵保以歸張長寧令沈盡室死沈之臺受計亦死僅所從一孫在公慫爲治棺而歸之且以孤孫托有司使護持焉杭有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其家流寓杭一女孫甫髫而落儈手爲伎家女公聞泫然流涕贖以歸之俾擇良而嫁其家居也同年杞令龔起鳳以廉死不成殮公倡吾弟懋與元馭裒金而殮且塟之買墓田以供歲時祀有桂老者蒙時師也一子飄泊不能家公物色得之割俸以爲

衣食居恒念嚮者非周倅何以有兹日歲時寓書幣問遺不絶外家墓出入道一豪所豪故耕而絶之公初第時以厚價請贖豪不許且語侵公未幾其人死家廢公乃倍價以授其妻而後許偶以事抵州其妻方以責逋賦纍纍望公愧避匿公知之曰而幸遇我何自避匿問逋幾何悉爲償而釋之人謂公貧歲入不足供粢盛其爲義視官中當益難也公規矩天就恂恂方之内而余時游於其外又多官謫跡亦若落落者然至與余語輙

怳然自失其守杭與其僚喻君邦相相語謂王君天下士也奈何偃蹇朝恩而殢丘壑邦相為余恒説之嗟夫以邦相狀而誌銘公之墓何能辭於公之子公始娶朱宜人無子繼娶劉宜人始舉二子長際陽娶曹繼娶許補州博士弟子次賡陽出後於太醫君娶呂女一適唐議孫一際陽出也聘高葬在鹽鐵塘東祖塋西之新阡銘曰不雕其方不漓其天不以霜雪勝其陽暄其於儒也得宋之半而於循吏也幾漢之全然所謂半者尚能

出鄉先生之社而窺孔氏之兩廡薦其醇真以從閩洛
武者耶噫微張公吾其疇與

中順大夫杭州守初菴方先生墓志銘

方先生者諱揚字思善其先河南人也從而丹陽又從
而鑑湖又從而白雲源最後從歙定為歙之羅田人有
居貞先生社昌者學行淵茂嘗以義折程學士敏政學
士改容遜謝之人兩稱焉先生之大王父也有二子仲
曰景英公以禮讓稱景英子曰從本是為封大夫公先

生之父也質有其仁矣娶黄宜人隣母夢有龍祥而舉
先生先生生端嶷異凡子其少從塾師即以莊見憚不
敢兒子畜之塾中兒見先生輒怳然自失歙故朱文公
元晦産地也先生入其祠俯仰久之則隱然有俎豆其
間意矣九歲喪王父哭之毁十四試於有司或風其以
它道進者先生怫然曰胡為乎始進而遽棄我又明年
娶於洪是為洪宜人其年喪王母吳毁加於王父又三
年黄宜人卒先生躃踊痛哭不欲生也念益大夫公悲

强啜粥修容而進之又念大夫公鰥處旣離苫即以一
束草卧公牀下伺寢息夜分淚涔淫漬束草濕矣封大
夫不懌强之還室先生固謝不敢至服除猶未已大夫
公乃爲置媵以絶之而後室處也先生工屬文必匠心
而證之理一洗剽襲之陋而尤邃經術雖顓受舉子制
然不求竽合旣出入諸子百家汎瀾久之始一歸之聖
學作座右銘以自警人謂訂頑所未論賢於崔子玉遠
矣於鄉則多舍黄山於金陵則舍靈谷時獨往山水間

曰吾欲以占吾趣之合也既不利於試人以揺先生先生不顧尋再試而再冠諸弟子遂連舉高第謂可以塞揺者口先生亦不顧既除官得知陜州陜以三面奉客其民呰窳不任徵獨有餘力於訟先生至則首繩大猾一人以警之與僚佐約常禄外以一錢入者公議不相假次約胥吏以一錢入者公法不汝貸咸肅然奉行履畝均賦剔其隱蔽積穀以常平法行之歲不虞儉矣飭郵傳毋困客亦毋使客困其主諸以農時訟者法毋赦

置保甲毋匿奸毋縱竊樹枳於途溝其表以禦騎而剽
者諸所曆設皆故循吏規獨先生能精意行之不倦陜
用是大治故有召伯祠先生以月朔躬謁出憩庭樹下
州人耳相語召伯逺矣吾不悉何狀此方公棠也前是
博士諸生之不獲與計偕者七矣先生試其文樸而野
不中程乃示之結撰時時行學宫於講析詳至而又習
形家言以州苦乏水有故道不易復復之度非數萬緡
不可先生乃按行險易出藏粟以食饑民使共畚鍤而

倡其餽者俾以私鏹助費可數千緡而渠復水迴邐環學宫是嵗有預計偕者創書院名之曰復初祠周張二程朱陸以往九先生及明薛文清公聚書萬卷使諸生讀之曰而曹毋壓壓科第自此而上大有事也甫三嵗而九騰薦書以最上大夫公始封而又久之始遷為南京戸部廣東司員外郎進貴州司郎中遇詔恩實爲郎中而大夫公亦從進階先生自喜曹事簡得益肆力於學傍及左國莊屈兩司馬先秦西京建安大歷之書汰

取其精華而涵咀之以故發而爲詩文咸奕奕有聲實
與閩方流子及並稱矣而先生意小之不欲名其家言
以斯道爲已任其學以求放心爲要立靜立極觀變時
行其大指也屬同舍郎王者挾故相之鄉人險而貪當
大察考功郎徵得其奸私狀欲發之以先生一言而解
其人不知也嘗丐其郡没入田若干頃度且敗陽爲義
役而請先生文以蓋之先生謝不聞恨甚遂上疏誣先
生闌出庫金而以它口語故波及子及故相猶難之曰

得無謂黄門淫哉而王郎者以其私人從臾不已於是三人并示譴而先生得知隨州了無恨色第謝子及曰微揚之無良何以累吾子子及笑曰脱不相累流爲不如子也且流亦自失王郎意始先生以陜守入覲當元旦而朝士有朱其履者三爲典儀所糾因及先生下詔獄先生實不朱履也坐奪俸而典儀者故家陜而横先生嘗持法裁之以是中先生先生了不辨亦不復言其人其長厚類若此治隨猶陜也屬有城城之役先生顗

畫一而身與吏士分功不日而畢甫六月當入覲貸於親知得錢二百緡始成行明年誣大白遂同知嘉興府故有蔣伯良者大盜主也而主諸貴豪急之則爲竄緩之則緩頻以觧先生廉得其實陽以它事召立杖殺之郡人懽呼至傾里曰吾曹始帖席寢矣丞職詰盜有所捕獲則以贓引子錢家先生乃藉子錢家月更一人直與捕者偕往自是子錢家不受引又嘗奉部使者劄監稽兑卒粮艘先生嚴其格令卒銜扳魚貫以進受粟於

肩比至舟無一譁者粮戶皆取衡先生不至爲卒侵年矣卒以無所利乃故損艘粟之實而益之秖誣先生於戶部謂私其民而以秖苦我羣譟於胏石部爲下使者覈咸直先生而坐卒以誣先生佐郡如故嘗一視嘉善纂益作隄隄水不爲田害會省悍卒刧辱其大帥嘉禾之戍將應之公得其主謀者諭曰茍不平於若官當爲之平彼死道也而若以爲𢢽乎且彼主謀不蚤露故披猖至此今若露矣奈何相率從死卒叩首謝不敢乃已

嘗以事夜行傍郡有尾先生舟者可十餘曹先生據案叱曰盜乎我嘉興方使君也盜羅拜曰吾曹固耳使君名安忍犯之第前警多矣請以一艘驅五鼓復羅拜舍去曰愼之請使君毋夜行先生曰若愼之毋復爲盜也我夜遇汝汝能不犯我汝遇邏卒能舍汝乎先生以故資高一切治理流聞超拜杭州守然而先生病矣病故得之勤學勤仕咯咯嘔血至是益甚然而益治事不言欬時悍卒事甫戢而黠者猶横自若壓野亦洶洶先生

拊循其瘝苦而稍諭以利害已漸約以禮杭且易觀會獻歲獄吏稍懈於飲食囚逸者二十四先生不動色而設方畧捕之干掫者懼其不利也曰太守寛或曰太守病不暇理先生一以自歸曰病誠有之寛則吾心也太守當坐之一無所及俄而囚悉獲太守以贖論乃相率心服先生曰太守真長者張司馬肖甫念杭事繁爲天下第一而先生之疾無已時請以支郡之僻者卧而治之太宰嚴公素知公曰移僻病無已將竟去之乎俾子

告歸里以痊可赴部吏補外臣之得歸里治疾自先生始也先生在嘉興時嘗著正大和平四箴語語精切多不載又按行海鹽進諸生語頗苦孔之卓喟然曰仰鑽且瞻者妄念也故無得欲從末由者真境也故與幾道固未始涉對待而功固未始涉覩聞也諸生勉之鄒魯豈更駕哉由斯而已歸一月悴甚命衣冠召其子時化曰化而來前過化存神者吾所以安身立命之道也過而不化神將焉存神之不存同流安有朂之宿塵習塵事

塵理塵一不化難與幾矣我所謂用力於仁而不足者也雖然我可以見夫子矣又微語曰毋使大夫公傷於志旣大夫公撫之而哭則張目端拱而瞑時萬歴之癸未三月哉生明也得年僅四十有四而已先生孝友潔廉再從兄忠卒有二孺子先生馳自秣陵奔而且及殮也拊棺大慟曰吾不毋而寡子而孤者有如此棺尸若盱目而屬者已乃瞑先生所以撫之不食言而後忠乎時敏天乃大慟曰天乎吾無所仲吾誓矣厚葬之如忠

而益撫其仲如時敏其事大夫公已見前獨其宦南京而大夫公來行舍覩其壁立曰吾聞夫善宦者家於宦間而宦大夫也而胡以貧也先生拱而對曰天厚吾門五世而不墮儒業何藉宦也且揚之憂在不德不在貧語未畢而大夫公曰如而言我不難故我生平鮮所悅于南京悅焦弱侯于浙悅宋以德袁儀卿其它與鄉人處望望然若將浼已者以故所還往甚寡然不能以月旦下先生先生卒之明年冬而時化來吾州奉先生之

族孫侍御君萬山草行狀所自著年譜來求志銘其墓時余方徙處東海之濵樹棘而環之以筆硯爲戒時化怏怏返遂請汪司馬伯玉爲傳而仍虚其志銘今年秋九月余游白下而時化來言曰非公不足以當吾父非吾父不足當公敢徼伯玉之惠以請余辭曰余雕虫之技也焉能爲賢者重時化固請曰龍門之傳老子孟氏也蘭臺之傳揚雄也子何讓焉且不孝之劘石於窀穸者五閲寒暑矣不爾何以見先子地下余悲而許之譜

之文逾萬言甚爾雅余不能悉采采其大者

銘曰立德兮美善之中噫脩辭兮揚馬之風噫功名兮以治郡終噫孝養兮不克厥終噫賦之資兮忌其豐噫予之志兮不竟其克噫欲以余傳兮倩雕虫噫

累封奉直大夫禮部精膳員外郎思吾支公暨配

李宜人合葬志銘

當思吾公之猶在諸生也與其子今學憲君試俱有名然公七戰而七不利學憲六戰於澤宮於南宮而再利

遂以其官再封思吾公當是時學憲數更禮部諸曹郎

及視嶺左學俱著聲實而思吾公貴於鄉引誼行德朝

之士與鄉人交稱公父子爲賢人長者其習思吾公者

曰非公何以有學憲習學憲者曰非學憲何以成公蓋

學憲自嶺右移疾歸奉思吾公思吾公甚健廿七箸亡

何學憲之疾愈而公病矣公之病學憲侍湯藥唯謹其

卒也學憲治含殮逾謹而前是二十有五年公之配李

宜人卒而方居約尚藳葬公傷之爲廢不置配而室徐

女學憲以膳部郎始具禮歸李宜人于祖塋之次而其官嶺右日夢宜人顰蹙而稱不寧字自是凢三夢學憲心為折及歸與善堪輿家言者偕詣而試之其語與夢合學憲益大悲駭故及公之卒復偕其人擇地去葬所僅數武而得吉壤乃卜以季冬葬思吾公而啓孺人之兆合焉而屬志銘於世貞世貞故識公而善學憲且謂公之逝於學憲手也與李宜人之得令從也其孝誠皆天感故不辭而志之按狀支之先自后稷漢有郃陽侯

者以戰功顯始有支姓至三國時有三支俱散處多顯
而在吳者郡從事琮起家貢士有至行人稱為支孝子
有三男其少者曰祥始定居崑山之大虞浦所謂支巷
者也世世受經術然不能大融顯至東湖公栢者娶於
某亦有三男公其長也諱良知字日新後署其號曰思
吾於良知之指深矣公生而頴敏當髫齔時已高視雅
步不與常兒伍稍長即能屬文父撫而異之曰誰當為
配者貞義里人李處士祐與父善又最奇公遂以愛女

字之是爲李宜人宜人長於公四歲處士不謂非偶當其女時則以賢明聞公年十六而父卒有二孤稚在宜人來歸時已二十矣屬家妻中役至挫而又遘大喪孺人與公竭力襄事猶不給則相與轉徙依外家以活於是公之所受業盡矣而性又嗜讀書不復能究精凡士齊民之術家秉一以付孺人孺人用始顯公嘗念其仲良能當授室矣而不能備羔鴈悽然而歎孺人意覺之曰君有弟而鰥之安用妾爲陰輟中篝之裝以從良能

始有室而以賢歸宜人宜人又能先衆傭工作恒至夜紡績不休或勞之曰飢矣宜人曰吾而避飢誰不佚者至積纖累微以資公於學不使公有内顧憂皆宜人力也公既學成試為博士弟子恒冠諸生每屬筆滚滚千餘言不竭然皆有理趣不為譎辭以是受業者衆户屨恒滿諸生得公指授多去為聞人或至貴而君故布素自如也然用是得少資宜人於家公舉學憲甚蚤然自是不復舉學憲資甚敏而公教之嚴甚至不廢檟楚曰

吾終不以一子之故而蔽吾明宜人之愛學憲可知也
亦終不以愛克嚴以故學憲之事二尊人若神君左繩
右矩潔修其志行而後敢稱子公既以子貴意稍發舒
欲贖其先所棄産多假貸以償以故槖空空然然至於
為守令居間及豪奪巧攘之計絶不為也公以外氏恩
未酬又宜人早逝不及逮學憲貴内傷之爲撫李孤而
扞其内外侮以有成立乃曰吾今始可以見處士公地
下公貌温勁賦性澹宕無城府觧人之紛取片言斷赴

人之急甚於已故貴而望實益重無絲髮之譏以累月
旦其卒也搢紳哭於市士女嗟於巷非獨用學憲重也
公有所以致之矣公得年六十有六宜人僅四十有七
耳學憲名可大始娶周氏亦早卒贈宜人繼朱封宜人
女二長適姚時獻李宜人出也次適王甘節徐出也孫
男一一本娶王氏孫女四適太學生劉儁宋之偉馮嘉
會朱出也一字陳某曾孫二長茂春次長曾孫女二字
周本正一未字

銘曰有子於此母食其名而父食其榮生之日有涯而死無涯如其食名曷有既耶是為文大夫李宜人之歸而余銘與依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九